

永远不屈的民族

——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

□徐慧根

江河奔涌,山岳高耸。一群洁白的鸽子,在蓝天下自由飞翔,将和平的日子一寸寸拉得悠长。

鸽群那玄妙的哨音,清理着天空下曾经的阴霾,描摹着一幅迷人的景象。

鸽子就是和平的符号,替代了倭寇绿头飞机疯狂盘旋的长空。

八十年前,那让中华折翅而又悲惨的一幕幕往事,让我们义愤填膺,让我们热血沸腾。一曲交响着中华民族精神和力量的《黄河大合唱》,如万民泣血,激荡每一寸国土。

和平,该是一件多么甜美的事情,要让世世代代铭记心中。

少年时代,曾听老人们说过,日本鬼子进村的那年、那月、那日……

一场罪恶的侵华战争,一部苦难深重的血泪史,镌刻着一个民族屈辱的历程……

华北地震,天鼓咚咚,地光隆隆,乌云翻滚,国破家亡。逃难的人群,把条条道路压弯,草木在枯萎中呻吟。

茫茫的原野上,倭寇的铁蹄蹂躏着无辜的村庄,人们将一声声叹息丢在逃难的路上。

山河已经弯曲,硝烟吞噬着破碎的家园,怒吼中迸发着抗争的希望。

中华危急!华北危急!卢沟桥上的雄狮愤怒地瞭望着苍穹……

峥嵘岁月的日子平平仄仄,在一个伟人的手臂下扭转乾坤。

全民族发出了最后的吼声:大刀,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!宁死不做亡国奴!不灭倭寇誓不休!

地道战、地雷战、敌后武工队,平型关、台儿庄、昆仑关、百团大战,是中国版图上一簇簇盛开的战地黄花,火的热烈,血的愤张,不屈的精神映红了漫漫万里长空!

左权、张自忠、赵尚志、杨靖宇、赵一曼、戴安澜、狼牙山五壮士、八名抗联女英雄、二十九军、中条山八百勇士和没有留下名讳的那些为国赴死的人,舍命的搏杀,不屈的英魂,殷红的鲜血,根植进共和国永恒的记忆。

血肉垒起的长城,热血染红的国旗,该用怎样的语言描绘?

那些前赴后继的身影,那些铮铮作响的铁骨忠魂,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傲然挺拔!

十四年抗战惊天地,终见倭寇举降旗。一个个保家卫国的英雄,旗帜般站立

起来,排成伟岸的纪念碑,给民族留下难以忘却的记忆,抚摸着永久难以愈合的创伤。

八十年啊,弹指一挥间,倏忽闪过。岁月的页码,永远闪耀着那些抗击倭寇流汗热的人们,他们是挺立于天地间最伟岸的背影。

一代肩负民族大任,不甘屈辱的英雄们,仰天长笑赴国难,他们当年血花流淌的地方,而今溢满了阳光与花香。

而今,世界归于安宁与和平,伟大的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逐梦路上,凤凰涅槃,龙飞腾举,改天换日,福祉万民,引来无数折腰的目光。

一个曾经受尽屈辱的民族,一个正在复兴路上砥砺圆梦的民族,一个历经磨难永远不屈的民族,必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!

秋言秋语

□王志良

秋天总会悄悄地来,渐渐地变,瑟瑟地去。随着入秋渐深,秋风渐起,秋雨渐凉,秋香渐溢,秋色渐染,秋月渐明,秋阳渐和,秋意渐浓,秋光渐放,秋天的感觉也逐渐被喜爱。值此景色正好漫步,正好赏景,正好赋诗:

时序更迭,暑气渐藏,
金风送爽,云淡天长。
秋蝉还噪,绿草犹苍,
阳光添柔,篱边菊黄。

曲径通幽,色映斜阳,
秋风送爽,满径秋香。
携风信步,暂忘俗忙,
漫看秋图,心松神旷。

秋水倒影,绿波交茫,
天高云淡,芦苇飞扬。
鸭鹅闲游,划破天光,
鱼跃出水,也闻秋香。

鸣虫引路,蝶舞飞闲,
缓步假山,云接天光。
树隐山庄,长亭卧旁,
绿篱依墙,暗沁心房。

兴来凭栏,意与秋长,
秋风习习,秋雨凉凉。
秋韵腴丰,秋景琳琅,
此般闲趣,最是难忘。

执笔秋光,情愫铿锵,
闲情入卷,秋韵铿锵。
五秋初觉,仲秋果香,
季秋如画,色彩纷呈。

春艳怒争,秋色缓降,
四季年年,秋日宝藏。
秋景质朴,伊人红妆,
爱之难却,静赏秋月。

天高云淡,日月同框,
话表秋月,良辰未央。
一任秋光,绕我衣裳,
愿随秋意,慢品时光。

物华沧桑,自然之偿,
秋赋胸臆,表露衷肠。
言语洋洋,秋韵绵长,
爱之不却,愿沐秋光!

心中那抹红

□王罡

春晖合唱团排练的歌声从社区会议室飘了出来,社区党支部书记田小芳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。她刚从排练现场回到自己的办公室,就见楼幢管理员刘姨匆匆忙忙地推门进来。

田小芳听刘姨急促地说完,忙起身和她一块去了秀莲的家。

春晖小区属于建成年代比较长的老旧小区,大部分是6层以下的楼房,秀莲家在4层,敲开门,只见两个年轻男子坐在老旧的沙发上。秀莲老公看到她俩,忙迎了上来,心急火燎地说:“田书记,你可来了!”说着指向沙发上的男子,“这不,讨债的找上门来了!”从两个讨债人口里得知,秀莲从他们那里高息借款3万元,已经逾期了却没有把借的钱还上。

这两个讨债的一再对田小芳说:“田书记,她要是还不还钱,我们只好去法院起诉了。”

田小芳劝走了两个讨债人,留下了他们的联系电话。这时,卧室里传来摔东西和厉声质问的声音。田小芳忙走进卧室,只见秀莲躺在床上,她老公急得话都说不利索了,一个劲地重复“3万、3万啊!你这钱到底干什么了?”

看见老公一再逼问,秀莲一边下床往外走,一边狠狠地说:“再逼我,就让你这辈子永远见不到我!”

田小芳拦住秀莲,她支开秀莲的丈夫,耐心问了半天,终于让秀莲吐露出了实情。原来,秀莲偶然结识了一个所谓的有缘人,两人很能说到一块儿,人已中年的秀莲管她叫胡大姐。胡大姐不时地请秀莲吃个饭,待她比亲姐姐还亲。后来知道胡大姐做“养生茶”生意,很赚钱,秀莲也去过胡大姐在城中村的茶楼。三说两说,文化不高阅历有限的秀莲也动了发财的心,想卖“养生茶”。胡大姐还领着她找到一个“大师”给算了算,秀莲积攒的5000元钱也作为“转运费”付给了大师。一份“养生茶”要好几万块,秀莲一咬牙,办了高息借款。一堆“养生茶”她也没敢往家弄,存放在了胡大姐的茶楼。干这个行当,能拉来人头掏腰包才有钱可赚。秀莲也不认识什么有钱人,嘴上不上来,连一个客户也没有发展成功。没有钩子嘴,吃不了瓢儿食。她原本在一家网吧打杂,网吧开不开停不景气,所以到了还款期限,她实在是没有能力还上这笔钱。

第二天是周六,田小芳开着车,拉着秀莲和她老公,把秀莲的那堆茶叶从城中村的茶楼拉到了秀莲家里。茶叶进价虚高,按原价肯定不好卖。田小芳咨询了做茶叶的朋友,挤掉茶叶价格的水分,动员有需求的社区工作人员购买,帮秀莲处理了一部分茶叶。

田小芳还拉上社区民警,找到了给秀莲转运的“大师”,给秀莲追回了被骗的5000块钱“转运费”。田小芳跟秀莲的债权人协商了几次,对方同意在利息不高于国家允许标准的情况下,分批还款。

茶叶终于都出了手,田小芳找到小区物业公司经理,给秀莲找了个当保洁员的工作,每月能有两千多元的收入。秀莲的老公也拿出一些钱填补窟窿,不到半年,秀莲就把债务全部还清了。

春风吹散了秀莲脸上的愁云,她又露出了久违的笑容,还报名参加了春晖社区合唱团。

蓝天下的记忆与感悟

□刘文杰

八月的天,说变就变。方才烈日高悬,转瞬乌云密布、雷声轰鸣,大雨倾盆而下。不久雨停了,蓝天下飘着白云,勾起我对不同时期蓝天下光景的回忆。

儿时恰逢国民经济困难,家乡百姓生活艰难,家长们满面愁容,却挡不住我们顽童的玩心。夏天暑假,我们一窝蜂奔向村南的小河,或戏水比拼,或爬树跳水,小孩子们则在浅水区捉鱼逗乐。我站在老石桥上,看天上白云悠悠,河里伙伴嬉闹,那画面深深印在心里。那时刚发过大水,家长严禁玩水,可我们总忘了家长的叮嘱。傍晚为免责罚,有人捡树枝、有人捉鱼讨好家长,也有人瞒不过回去挨了打。如今几十年过去了,昔日玩伴多已成爷爷奶奶,有的甚至离世,真是岁月不饶人。

学生时代是我见蓝天白云最多的时候,尤其夏秋季。在蓝天白云下,我背着母亲缝的书包进小学,学拼音、识汉字、入少先队,还曾出席安阳县优秀少先队员代表大会。后来又在这样的日子里走进初中,明白要学数理化,那时“学会数理化,走遍天下都不怕”的说法很流行。高中时本想深入钻研数理化,却因“文革”中断学业,无奈回乡劳动。高中时学习俄语让我很感兴趣,如今虽大多遗忘,仍记得几句简单用语。1981年秋,伴着蓝天白云,我走进安阳师专,两年里学到的文学知识为后来教学、写作打下了基础,更结识了许多同窗好友,这份情谊是我珍贵的精神财富。

1970年年底,我投笔从戎加入某部功臣四连,1971年秋随连队到沙漠深处的某基地参与核试验。中秋节那天,风沙午后停歇,蓝天白云显现。首长下令后,战友们冲出掩体操练,要将大炮发射准备时间从几分钟压缩到十几秒,因核爆后数据采集需精准,差一秒都影响评估。即便演练已超标准,大家仍力求更快。

同年,我们到大连海边棋盘磨进行炮击演练。海边水汽重,演练难度大,但战友们毫不气馁,认真记录、演练各项数据。实弹射击时发命中目标,获团、师嘉奖。撤离时,我作为文书负责善后,赔偿百姓家损坏的玻璃,赢得称赞。

2020年10月,大女儿帮我报了内蒙古旅游团,我格外高兴。学生时代就爱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》,憧憬着去草原。到了内蒙古,从草原中部到东部,每日都见歌词中的美景。下午时分,蓝天下飘着白云,草原上蒙古包星罗棋布,羊群流动、马群奔驰,宛如醉人画卷,让我觉得此生无憾。

如今,我仍钟爱蓝天上白云飘的风景。看白云变幻无穷,时而如骏马奔腾,时而似群羊鸣叫,不禁赞叹大自然的神奇。古人说“独乐不为乐,众乐才为乐”,我真心希望战友、学友、文友们都能欣赏到这般美景,分享我的快乐,同我一起愉悦生活。

“蓝蓝的天上白云飘,白云下面马儿跑……”那首动听的歌,又在我耳畔响起。

夜空中最亮的星星

□王煜戈

夏日晴朗的夜晚,几时的我和奶奶坐在楼下的草坪上,看着月亮,数着星星。

我接着奶奶的胳膊问道:“奶奶,奶奶,那些星星都叫什么名字啊?”奶奶一辈子没走出过我们县,听着我带着安阳腔的普通话似懂非懂。见我指着星星,她可能猜出来了:“那个是罗喉星,那个是金星……”接下来,又给我讲了一通算命的事儿。我听着,却大多听不懂。我又拽着奶奶的袖子,指着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问:“奶奶,那颗最亮的星星叫什么呀?”

“那个是北极星,天上最明亮的星星。”奶奶眯着眼睛看了半天。

“那奶奶就是我的北极星,因为奶奶对我最好了!”我用力搂了一下奶奶,不小心用劲过猛,两个人倒在草坪上,笑作一团。那时,奶奶还不是很虚弱,还抱得动小时候的我。

奶奶对我特别好。我想要吃什么,她不管会不会做都要立刻跑去厨房,会做的就做起来,不会做的就一个打电话问;我想要喝什么,她马上就给我倒,如果水还是热的,她就用两个碗来回倒着,好让水凉得快一些;我一说要睡觉,她马上放下手中的活计,一边讲着白蛇和许仙的故事,一边哄着我睡觉。她总是把“吃”念成“七”,逗得我更睡不着了。有奶奶在,我几乎过着衣食伸手、饭来张口的生活。为此,妈妈还和奶奶说过好多次,说别太惯着孩子,奶奶每次总是一摆手:“俺

也没几年活头了,让俺在这几个年头多疼会儿孙女儿,不中哦?”妈妈也只能无奈地笑笑。

看星星那一晚上,我4岁,奶奶80岁。

冬日寒冷的夜晚,爸爸坐在医院的病床前略显焦急地搓着手。二大爷歪在一边的床上,烤着电热炉子。我坐在奶奶床边。“奶奶……”我低声唤道。奶奶的眼皮跳了跳,却没有睁开。是不是奶奶脸上的塑料面膜让她闷得慌了?我这样想着,想要把那个面膜摘下来,让奶奶透气,却被爸爸拦住了。自从奶奶住进医院以来,家里的人在奶奶面前都是笑意盈盈的,说病很快就会好,让她放心,可奶奶却是一天比一天虚弱了。开始还能陪着我到医院楼下转两圈,后来就只能坐在床上给我讲水漫金山的故事,最后,就只是动一动眼皮,没了反应。我看了看窗外,是阴天,看不到月亮,也看不到北极星。

“奶奶……”我带着一丝哭腔低声唤道。

奶奶缓缓张开了眼,伸出一只苍白的、龟裂的手,轻轻拭去了我眼角的泪滴。“别哭……”粗糙的老茧划过我的皮肤,却比屋里的电热炉子还要暖和。突然,周围暗了下去,只留下苍白的病床和同样苍白的奶奶。

“奶奶!”我唤了一声。奶奶的吊瓶消失了。

“奶奶!”我拼尽全力地向前奔跑,可等我跑到病床跟前,我才发现,奶奶也消失了,只留下一张苍白的、被掀开被子



秋日安阳 □王相吉 摄

